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

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儷，以為奇覲，然自

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隱括教律孳、為詳
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脩語錄佐以方言累
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
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畧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
之辭而不可以句頌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
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
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恠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
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所見孤
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刻
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

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
於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
入大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
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
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起之起為信州教授
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
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以
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
家皆歸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
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

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
先生之鄉有夏君闈者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
資先謀剡于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
深者唯黃文獻公、既不可作子牟讓於是忘其
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
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
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
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宗瀛謹序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
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墘又再傳
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
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業詞賦十七試即
較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游杭作書言時政激摩
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
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
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較冰舍生試
優并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

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赴昇及
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除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
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固國子主簿會兵變
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
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
以活老稚勤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
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曰
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冬歸自信州時體氣
積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
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遠不十里近

絕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
源先生曰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峯義塾記

雒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椽續題名記

奉州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鄆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卷之二
記

省軒記

紫芝亭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謙益齋記

水心雲意樓記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仁壽殿記

代院侯作

皇帝踐祚之二十有九年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臣丁濟與其丞臣王澤臣白龍主簿臣李大用以書論於同知總管府事臣阮麟翁曰茲事大願有所述臣麟翁誠惟誠忤謹稽首頓首百拜舞蹈而言曰茲事大臣麟翁惧不能有所述然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說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

本乎天為之子曰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
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之壽不待物頽之而
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為可以
頽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
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於文武成康
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
則咏歌之咏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
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於鹿
鳴四牡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
疑若君私仁其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

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
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宰諸其
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
款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共惟皇帝聰明神武起
冠前古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獨征緩獄而天下
頌其平維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如無間軒
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氓岩穴之叟投緡植、驩喜
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臣麟翁
臣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臣麟翁佐治
宣城臣濟實為附屬迨臣之未復相際接誠嘉其廉

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於時人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箠而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臣麟翁安敢不恭揚而褒侈之乎若夫作為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聖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臣麟翁俯伏以俟至元壬辰秋七月望臣麟翁謹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為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

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為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猶為縣也廟學棟宇幾以兵廢襄賁丁公濟來為尹興之縣既升為州相距未十年而垣藩不脩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遂生焉其郡王公某來為守悒然嘆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校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於是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蒿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

闔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憇有適瞻展有敬重局穹屏
脩衢清浸于々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
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
韶甞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
數皆脩衣冠隆閣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又近文
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稚輩立聽不倦歸必克然
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々記憶本末如昨日也
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
以事相見酬答如客於時風淳氣厚上下情彖周洽
與前所稱古俗殊為未遠領擊然眉顏亦復蒼皓猶

幸及身為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
成良可自慶因為摭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
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脩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
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
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為程門高弟艱
關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々人慕而祠
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
詣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

即國有名賢者許即詞建塾朱文公以蒞仕嚴戴處
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南公生依死藏於
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欵前使者河南秋公嘗草創籌
度不果就惟公圖之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即屬其
事學官學官以聞於提舉學事以諭于即若宣慰使
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於龍瑞宮之旁
以為址黃冠帥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即侯忽竒見
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迤
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南公之墓岡溪榮環墟聚綿
密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筭陽明洞天之屬一

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蒞藻泊弟震
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即
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
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總五百有奇鋤荒
起廢而成祭室講堂歲脩之廬庖福之舍凡有楹一
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冶銅陶土斲竹木製
之者為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曰土之隸於塾者為
畝二百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
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
始末予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

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於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為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於隣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於社謂之當為儒祖苟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為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為之有為之矣而不能成迨至於今始值曾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繇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協乎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

王君庭槐是為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寓然之故也君子嘉於事之成而為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為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高公行簡以材宰相與極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於天下膾

矣於縉紳常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
化而為蒿萊燼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
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被綬綬來為山長於
是事屬平定前蒞是官者薄其地迂廩瘠往、託故
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尚象弗建真謁靡寄饗
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匱乏君曰是欲
誰諉耶即易瓦補塞脩甍空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
祠屹門闢翼廟庶秩豆籩諸事既以畧備乃率先置
養士田十五畝繼而儒者胡平仲樂助之又十五畝
繼而詢荒穀、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

十四畝繇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
長職員之、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于、雲興
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嘆詫以為不圖荒涼
契濶矣而復有歌舞雩觀矍相之圖之感也惟講書
之堂以役重未就天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
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歆雄其成
也以屬邑主淮安瞿侯仲瞿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
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
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
堂曰美化堂於乎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

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
學美化漢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序一而塾學不加
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
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用鄉舉里選秦漢
以兵以貨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
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逐本趨實而今宰如
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於下知休要急名教
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於上將見人、閑散黨正不
暇書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盪
乎無垠而美化為之兆矣遂相帥礪石聘文顧著興

作之始以貽永久予不得辭因次第而為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為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
徙多徯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閩地最勝洪內翰
所為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
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
於是鶯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為洙泗
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
未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闡籍則其址為
官地明年秣廸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纒成夫子燕

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雷初至
遂始竟堂寢齋廡門臺諸役成向扁其額曰廣信書
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為大德二年
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
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護
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為
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支而風及整
頽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之序休
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
無必具植都門繚周墻甃文遙予嘗以暇過趙君岡

巒回環榆柳掩鬱長湖寶蒂橫其前重闕華表翼其
後心甚羨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
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迹舊植柏十株今增之
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
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來今始復也
問新井曰是舊鑿今得諸涯弄中脩浚而汲之非新
井也問地廣衰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為
營卒所侵吾請於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
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
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

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幸侯
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
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
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
耳一精舍之在廣信於事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
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
遇今未戾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為乎若趙君以一癯
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復其才志彌不可及謹
為撫實登載本末于石以勸來者

銀峯義塾記

銀峯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
勝處予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為遊
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
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於鄉黨求
聚遠樓詩於蘇學士文忠又忠褒贈之其後有朝散
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
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為通
儒名大夫是為思齋先生思齋及辭新安未晦翁之
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門解與夫性理諸書悉
行於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於鄉而值

舉罷不得盡試。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於勢利進取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構是惧而銀峰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復願介支人橐底以謁文於予。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予之所期於文夫則不止於是按塾之名起於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

等官自為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為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為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於饒為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於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冊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僕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聞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竒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况銀峰蘇趙之風穀潤澤未達於耳目間乎予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為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雒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雒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為中原純
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
邵堯夫二程夫子蘓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
而其獨樂園者藁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
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
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
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棟綉戶文軒 轂絃歌鍾
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為承衍之娛者舉一
轉而為荒蕪蓁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螢野兔之

往來吊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
童婦女道及雒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名不衰夫一
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為相居位之日淺被
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
然耶大德丙午歲予遇衛君用於信州幕府君用雒
陽人問其故曰雒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
得為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願吾家自高
曾大父以來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為
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雒陽之俗猶為近朴歎以
其地為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

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師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乎茲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佐君用清勤謹恪知體要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蒿少而耒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廬告成深衣釋菜重食養老使雒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千、復還盛時舊規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為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為縣時官治嘗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惟縣志以為

賢宰史侯弥鞏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相太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并改為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宦僦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樽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憇且復置元幕於賓營左挺公廩於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於秦淮一河油、洋、與山趨迎絕為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烏菴倪士庶來游來觀驕嗟歎喟誇未嘗有侯曰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

曰吾為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
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饜不惧不能稱作事
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頌名思義希
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
明人於予為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
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
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蓋斷石為州民紀
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椽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為千載之計可

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貞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
賤初脫畎畝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
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為持之僅三年幸不
以罪斥輒相頌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
椽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
往往擅一府政凡始調於吏部率得之夫其若是宜
可以行志而樂於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
屑然曰吾不過為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
事焉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
其官反謂官不足克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

顧而文方盛年已能崛起取天子科第為當塗戶曹
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廉聲
颯馳讞議川次前後部使者即太守驚其能屬委叢
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為世
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將融操異以適於
世用是既蛻去州縣之拘勞而渡無樂於名高之累
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其已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
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以久溢頌瞻
慨嘆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為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
予、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於石

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而久
者則不賴於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
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人後之使官學於斯
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
慚于民近不慚於朋友遠不慚於簡書雖微此石千
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况有以詔之乎性叔
名應枝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為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
之海蓋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

其為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
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
之捨水而歛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歛西至者皆失其
便故濱浙之塗通置船官騎廐而奉化無有余攷地
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於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
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
䟽濶非意故畧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
難槩於古前有縣者嘗屢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
葬召期集之事節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
主交愧焉今今衮賁丁侯濟之來喟然嘆曰是不可

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哉迺相土度材得廢址之
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為驛者於民廬之東崇拓而增
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煤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
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賓倡其畫及其二丞王
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於百
有五十計工至於百八計日至於七十而官與民俱
不知其勞起事於季秋庚戌訖工於仲冬己未驛成
因其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
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於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
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記予惟

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於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完缺販振理頽廢昔之撒墻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醵之局崇社之壇蔽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願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晷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切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於崇繕脩美居處至於政成力暇因入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謾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官改陞司今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鹽法繁墜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葺實酌強耗推藉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逋流還歸盜販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旰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辨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空而交賀於是鋤

荒剗汙鳩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燕遊憇息之室以
人、計、三十有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史有聚
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計也臨蒞有容炭爇台也
觀眺有娛宣僊勤也總室之大有堂因舊而扁之曰
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周於簿書
策楚而不暇乎他營若古之運甍者亦有風神高曠
視吏事不足况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
柱笏西山之為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粗不
遺清恪兼至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
威而政足以成物勞之不私而仁足以化後蓋非謏

儒健吏所可窺識人繇三江來頗能談侯陰寒溽暑
躬造塲亭家撫戶諭餼糧不屬至自備餐糜以濟其
飢乏秋賦足置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得其驩其
虧賦者拱手跪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
親師保之教寧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
中書省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
鄉用於時官且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車不聽去而
相帥來請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願書其事於石以
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為是官者遂不辭而為
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王公侯按即乘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為之官為置塾長聚生徒講學其中及其十年而東楚湯君堂實來既大出義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愜烏有興弊飾陋之意迺先脩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几凡所以展奉嚴事之具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間為甃石渠以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叙甚善幸見與因併刻諸詩暨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畧振矣惟墨池之

在江南徃々而有此正永和脩禊處反闕不具遂指俸倡率諸生又亟謀於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諧力均爰相爰鑿於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翼之以茲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於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倚然內暢以為清修妙解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勝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

有激摩動盪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為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營斗升苟歲月為事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稅以完教養其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栗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為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繇始宋元豐間重脩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衮宦客遊人之所必至必有歌

詩咏嘆以發寒光之美無虛覽者張安國趨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為人所推重而棟宇垂廢不足以相映茲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為之繳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廢大德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頽瞻徘徊則昔之華榭盡搯惟荒榛存焉喟然曰茲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隳其勤傾貲凡二亭又加築既又捐田白龍以為脩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為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於余入常言江南佳小川造物者靳畀於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

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侯王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於其身有餘可及於賓游僮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恠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祖慧余刻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記

鄆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太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心懸々不能忘也一日以諭余曰吾家繇高

魯以來休于兵頽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為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我治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篆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其紀極先三每為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邁如死之戚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突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捨藏而安之而不敢修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愈嚴服愈降者諱愈畧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

也以為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予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齊魯間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凡幾兵、而得完者幾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技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潔子都於此時、而思之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為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齒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隣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泮塚燎茨告思虎羊躄前冠劍立後

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阡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榮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幸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爽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為記

高木亭記

高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即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即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鼗

笙絲磬筑相燕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楫壘然無間
壤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
來杭觀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
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高木亭而喜之
風烟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真可以庶幾古之故因
高木者乎主人對余而嘆曰嗟乎吾高木乎是亭者
幾不為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於忠烈之家自吾
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
耳目之於靡曼天治心休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
有高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

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
居吾躬者百萬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無以
寄吾足聘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
就高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
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為之徘徊為之偃息為之留連
不忍舍去故倦則倚高木而憇悶則扣高木而歌沐
則晞髮於高木之風卧則曲肱於高木之陰行止坐
卧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高木相尔汝蓋吾昔也無
求於高木而今者知高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
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

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庇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大勲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脩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渡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於是張君止歎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辭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省軒記

大明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論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為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領方兢兢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

譽為不足喜而求度幾有見於道者乎抑余區區之
愚維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為麟伯誦其所聞而麟
伯亦嘗試為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
峯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
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
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郡見戲平陸白晝
蹶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楊子見舟人駕扁舟於
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
人為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為勞及乎篙
休載輸放意酣卧而漏生其中此者與不省之說也

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風波而歷乎人
情之險阻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飢渴之迫
軀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
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
視動則必有珩璜琺瓊之以省於聽納履也必有
絢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雋立
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奉也省於容色齋戒也
省於矜矜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
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知曾子魯
子垂沒啟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

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
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
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
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泰養聲實皆厚於
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太然無虞乎惟
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篤休載輸而漏其舟者幸
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慙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
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覩
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論于剡源
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
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為物疑
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為祥瑞頌咏而不係於朝暮
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藝又芝為種不一色亦異產
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
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輒不

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
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即之郁而柔歲之
忍而堅近於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高山四
老翁歌之以為商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為賢
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為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
相協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焉集賢本承平故
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為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
坐方岳五轉向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歎
唾者噓為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為榮河頌何所不可
得乃方披棧耕發蒙翳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是當

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
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皆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窳華
不病翳名生於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役之勞固
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
如娛其幽羈而慰其脫慕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
甚山逆溪迴遡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士為
之不曠暴物為之不疢癘竊意山之綿終附麗靈根
異蘖如是芝者尚衆旦夕從君游取龍洞泉蕩滌腸
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
用食芝法雜鍊之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永無飢渴聊

以燕樂耶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一月朔日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遇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
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員弩矢
郊迎前驅侯官篲塗廐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
華燁甚余深嘆羨以為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
矣一日少閑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
族滄陽世以耕田讀書為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
大木累十圍纍纍馬氏族墓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
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

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即甚善先大夫異其不
凡也既而果不免一出為州典籤尋棄歸享上壽浮
沉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
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
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泊吾之
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
馳霜露衝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滄陽田里間
歲時豚酒相徵遂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為快哉且
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廢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
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

為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
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哉蓋自井
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畝者不談說遊宦則迫
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無復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
乘高軒而暮耻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過父兄時常所
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况又
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僕
蓄久不洩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如蟄霆遇啟
隱璞遭識穀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冲掩
抑欲尋龐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

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為安而德公
鄙朴過當規計較於人已禍福之間其達終勝於
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
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
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它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
洋洋乎以詩書禮讓蓋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滄
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
其睦婣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
物為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亦廣然則馬氏之安
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

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為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為淮其土氣雄深曠寬故其人恂慤力勤而趨本南為浙其土氣清妍沃溽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漪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廐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靖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

薦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漕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甕接居衣冠棟宇歲增月益幾無虛壤德祐之儆舊物罄盡而最西一堂與附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築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剏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客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漪登秀野之堂而觴咏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欄文甃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峯離群偃行與湖相瀕駐伏堂皆畝鍾之田曲尺之流縈紆廻環信

乎具為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
於清妍沃潯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寬而烟
慤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
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為美今夫南漪之在
穹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
百年始得公又子文學而顯至於廢興絕續之際天
又瑞其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教然公方敦飾其家清
脩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
不獨不為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漪
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為推述大畧併地乘世本

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萬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為吾州甲族其枝葉散
布江浙間者為名卿材大夫不一吾萬竹故家獨守
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
者於子弟中愈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
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來請
名於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
水與木乎水之涵、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
崇岡激之巨石梗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

蒼然其蔚藹舊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
以前日之凝冬沍寒鬱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
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
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懈於學吾固願子激梗
之以崇岡巨石鬱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踈而
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為不清且
華矣亢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
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閩西之風節
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與然起於人
意願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

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
不惟其清華是逸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
洗濯培壅候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
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為高流不得已而處則處於家
為隆棟余之可愛於彥受庸有既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棲獨常以
為異時僅得餘閑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
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為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
十年而不能成也盖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

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於
是使但為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夫勢
而奔逃扶携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適窮村鄙人籬垣
潔脩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美乃大德
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
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
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為陸賈分
金則不給以為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
於近因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鄰於
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克安閣岩堯

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
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烟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經
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笑曰先生之志則
少遂矣抑款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
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虫魚之為物乎物之居於世
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虫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
山川之著也禹之名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敵自名
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一持衰
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虫魚羽毛之屬以為居
游顧五十年款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

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議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為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為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土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荆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為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賁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

所居錢唐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既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唐好事者則既繪為畫圃以相傳誇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為歌詩以相稱詡讚羨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懷牒而南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辨於疏煩剽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月休中欣暢即扶藤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為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

設約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
之先世遺澤鬱積盤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
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
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
一門內外前後朱紫歲時會集左羔右雁榮名貴祿
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為傳誇讚羨者也然有
一烏蓮之德凡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
友為根株貞恪為跗蒂材敏為條蔓詞章學問為枝
葉花藻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涼榮悴之
制於天培覆壽夭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顧而要其定

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蒞官有能
績畜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興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
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為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塢曰晦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直巖悍急而
無停披其水春澍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
獨近乎儒者車君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
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為其地當二邑之中
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
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為心有百里數十里纒一止

而為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為心者亦有十里
五里止之少而為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
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
而偏今夫晦溪是當斲剡數十百里之中為山之適
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晦溪之中為止
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
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酣而歌、歡而
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扳唱
詠之迹班、其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
林窈洞則漢劉昱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

世之道烟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閑新棧巖啼
鳥噪固當為江左王謝家衣冠綠竹窟穴而其北之
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
皮之徒不死而浮遊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
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
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冰融淵淨畧無絲毫
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為大人得其小體為
小人夫人之所其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
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蕭洒門不輟
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

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
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為溪山佳
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為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遊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
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炉隱几席
筮莢薪炭度岸接離而哦之以為樂一日得東溪仲
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
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
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窶自先君子以觚槩為

資積奉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畬廣室閭師里胥
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為衣食取給而
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沉以玩世優游
以畢齒而不翹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
仲長公之所嘆羨大畧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
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
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
饒足以養富舟軍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
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
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

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無有之樂而人世
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為道尤難於言鷄鳴而起令耳
目口體百為營々然與物交關回念清夜之所存有
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
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食
沆漚暮飲滄浪腸胃間祇益穢濁可醜耳故仲長公
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屐轉青徐并冀之郊談王說伯
何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机事塵勞
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
之而已然遺言洒落初不失為佳士今吾允漁居有

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
山遊眺雜坐於渙牧為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
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歲光景神變
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
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
戚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
日閑暇別為允漁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
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為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

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往而從
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于鄞与之言則
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菴之旁聞其
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
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
愀然曰噫此吾先君南墅公之所名也蓋先君少而
廛居倚廛有南山於廛中瞻眺為最勝嘗曰是若造
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
堂以居曰其向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為宜當是時天
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

置魯伯皆嘗聘翁入幕府則皆致資合力成翁之志
臺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明故參預姚君
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願揭公堂顏以為之扁江湖騷
人過客戴復古翁賓賜高髯之徒則落堂之成往來
題詩几壁以相讚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即居之凡
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始大成而翁倦游老
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燬獨此堂者歸
然榛櫟中吾兄弟不能寧而居也於是手有雪岑之
築雪岑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雪山為尤宜放
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非先翁之居而先翁

之意也始余忻然竒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
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
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為則其心不樂自
無以預乎烟雲丘壑之事而力嘗是以蕪之層臺疊
館翠比失連土石疲乎鋤鑿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
虫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鍾与隸之役而皆失其素故
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碍之也
今夫越中國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
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遇上虞而問南墅翁
之居者歲月幾時陵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

忽焉不知踪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
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廢
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
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
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遙嘗識翁鬚
眉雪白顧頰丹潤每恃坐茵飲必至夜分日先烟然
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略無老人衰頹之氣孔晨
兄弟真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懷醉歌
以附於父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
為雲山助喜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為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然欲置章綬云漁獵山澤間而後為映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千百年古鼎異器陳諸堦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極作放歌恠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真以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黥

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乙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為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在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治暇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修然豈無學人所為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固所來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為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一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

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消子之木鷄亢桑畏壘之
說豈不為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
於伯幾為宜蓋以為困學之記是為記

清容齋記

鄧素生養直既規寢旁為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
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為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
台劉君正仲父又為反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
以為之銘而書來刻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
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近之士也
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子
子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
周人以為矯在高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
曰衣冠不正望之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
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
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為不恭之和者
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間微異矣今夫袁生
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文
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

焉已乃有所不憚於清而容人是苗是何生之所聞
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
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
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為清
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為能
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
止滯者盡舒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
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
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
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
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勤也姑次弟其辭
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
來州城與余相從數、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
然書生聲骸不相敵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晷刻
不厭倦及見余披繡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傍嘆羨
若以為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
大春風度豈不亦若是然哉嘗聞一燕居之齋名之

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與智者何其勞乎吾年亦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鎮歸而少休焉將求為子之學者與之朝遊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供老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為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者知慈少者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鳴焉衣冠翔焉而東湖為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驕官僕從填塞往

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當少息人文古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溼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來色眇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聒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者無憂而嘗安無辱而嘗貴景文歸而觀其名益思其美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以為記

學古齋記

一吳之州莫大於抗其地山穰水妍其人機慧踈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

行如附車輪而身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竊
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改苦寂寞而守其淵深
之思烏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
門庭除靜修草樹深鬱儼然小人處士之宅先是巴
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其題扁曰
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
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為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
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菽重使之疲勞道塗
則奪其使且吾非矯名者萬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
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々為哉於是學古

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聞仲實子之安恬惓惓言真
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唯子之道將何先
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
焚香而振冊則冠服冪冪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
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大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
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
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歲獲一舉足一出口
而步趨唯諾之下非古也又廣而推之旦夕幸得一命
去有官府師生佐屬而居處名稱分際非古也又益
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

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
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行功名患難
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
隣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哉子之言吾將佩服
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免於私之為者常人之所易容而
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必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
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重於
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余嘗恠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
於力之所及為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独姝
姝其容訾其辭傾己以行悅於人曰將為謙以求
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壑斷之
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蓋
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
為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
餘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畧而
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
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為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

而其父忍於折委筭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魏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轡結襪是皆誠心為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塗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為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偽為之乎長樂林敬與溫然好礼知羨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既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與復以謁文於余於先生之已

言者不能贊也舉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為之記

水心雲意樓記

淳天胡天放嘗為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双溪岩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奠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夢念不忘黃灘焉迄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為樂雖西塘闔閭中不得久處而暇數、遠顧黃灘乎迺來名官事息邑墟於兵戶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

既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
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為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
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
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為心雲無意人
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為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
動者未嘗不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
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
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
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歎艷愛悅者
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塗僮妓笑歌於館榭

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
望以為不及雖比隣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
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
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歛衽崇於祿食徒步安於
騶御禽蟲之歌吟不儉於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
不煩於箠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渙
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
暮歸而休乎茲棲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
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
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

以見寄天放善為詩凡與天放遊者聞於茲樓焉所
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
為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
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與得
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
奉矣

二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記

清峙軒記

愛日齋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並屋記

擬晉山房記

卷之四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戴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葵記

丹泉墓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菴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菴記

西原菴記

卷之五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墓記

小方門戴氏居墓記

計籌山晁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周海宿雲山崇勝寺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脩脩然有高世想
父出而預人家園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
前意不相異同日是固有命乙巳春過高安李所瞻
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為之太息既而論其居
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弘以稱庾公者
乎則大笑夫庾公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

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言之目一日進用
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為鬱子不見夫山乎山之鬼鬼
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
藏虎豹遊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祚瑞曰景星鳳凰
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
清峙人望其為山為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
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
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
文彈治道強戾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
吳吟洛咏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

容醞籍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往功名於得
喪之歧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
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
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
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
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
石龜峰絕巔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辭歌廬山
高之篇以為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
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為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倏然為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曰吾甚愛楊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為學其一以為孝也吾學既不屑為今人猶幸而又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為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為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闖茸無志操誰不能為復初斯言者頷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為疲心

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徃徃而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為孝而其為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古則聽其命而奈之何俾其親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諱於名者之愛日也鷄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晏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為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

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
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嗶以為勤組纂
藻繪以為工維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躡等者
烏方其惜陰童韶請益觚槩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
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
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蔽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爰
之事忘渴飢達晝夜神痴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
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
公之家長於萬石之秩今動心思性皆已不有其有
清修而靜處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

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
先大夫手搆南堂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烟林雲月風嵐
晴雨之翫俯有魚鳧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婭
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
歌高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入而披爛班之衣侍
寬閑之燕日喧與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
自古交遊夏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
之賢哉復初亦無有傾刻慙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
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吾愛日為有助前之可
懼吾將以為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為勸遂書以為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存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文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令者以喜不令者存而求令然後已出而語於人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帛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一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令而子豈不為恠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為今人也而已乎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不相同之曰亦已久矣而終未晦會稽孫君凝字德大築別室於寢之東

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夫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悅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勤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為師者為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為匹夫而魚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為容膝之言者體以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

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
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
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
為非禮者也於乎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
之以吾人所笑以為非而或以為是是可不思其然
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
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張古畫於壁牖間暇日賓
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
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今方
棄軒裳薄城市而為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

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
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
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
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鄞程士安佐浙東元師府於明公退不思棄其餘日
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
名於余余名之日餘軒士安逡巡而咲曰吾之問子
義正於是乎余為詳言士安之起者出處所以資於
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後

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夤除趨走絃歌舞蹈
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
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超超畏懦之色者
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為士而不識其可貴
烏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康之則反以為賊不
仕而儕之則反以為蠹山林常之徒足未嘗履官
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
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汭者不習則殺身
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汭而人之習之益鮮群居養
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况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

聰明坐於九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
人不失其所欵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
海容瀆閭閻隘夫决皆啻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
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盖有有道士以容一世之
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
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
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為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
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
人之咏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
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為許落通才盛年方

出遊夫藩府於學何所不談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母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為記

清茂軒記

剡源佳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為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向故家荒蕪遺謀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為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踪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如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

平立湍流貫之曰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為農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拓山窮不得雲泉蔽深竹樹翳密私以為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落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葉又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荐名於鄉而上諸大官於是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于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為

之徘徊忘去殆不独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間之
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
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為清者乎亦有未至
百里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
追而致其材有中為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為鷄
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
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業以善藏量材而慎
出一先之資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
見祖人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
既為達人而子孫得反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

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而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
為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與御美倩耻於素所僻陋
而求迂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恠吾
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願方闔、愿靜若有所眈
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
云々者哉震卿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
警來者遂書以為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為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况礼以
接士如賓慈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独於奸

魁俠徒諱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
春賜容照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
門擒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為惡之曹收踪
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徂伏而伺暇日余嘗
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
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常之比乎夫恕之為名也
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
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至其
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感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
床隔於楚越同氣踈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

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
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感憂之乎難哉故善洽
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固居於
家吾為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
和其長吾為士於鄉而惧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惟
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廛見吾之隣有為民窮而無所
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
位見所事尊官貴將幸有權而為吏控待以暴其民
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奸魁俠
徒諱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

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
如心為怒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吾
皆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
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
怒也且虎狼不遂羔犢不育蓬蒿不除未黍不興奸
魁俠徒諱鄙貪黷不清良民不寧為長吏者惟能於
此有所不怒然後能行真怒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
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亮周公之懲荆舒刑管
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為怒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
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

聞之愉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予為善言人情者
其遂為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游常、誇談之然而
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
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
近者盤旋遠者鱗鱗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
古莓老桂修松茂竹陰森蕭蕭儼然幾如雲門石洞
有一樓橫峩其顛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
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為記余惟天下之物凡

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々須名而行名榮而
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
頌其分故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林
教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竒逸之人
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烟霞泉石之具又
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
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
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誇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
古為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
馬跡處々而有今千百年後乃如太白獨常遊之甚

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收挽其平生辭藻而及
之於手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親敬叔天資明爽不耐
羈束時々憫中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資產不能致百
金而嘗好客置酒々酣興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
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為太白所許頗恨生晚
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踪跡家風井々已畧可以
得之矣

克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為閣
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良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

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弥安家無決辰之儲
魚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
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曰命之曰充
安嘗嘆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為富身安為
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
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
以富貴為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
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剗
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
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

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
豈不以其尤冕也哉等第而先之人之相羨無有紀
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為吾道
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為高者
曰彼自為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為我與之俱
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說如飽人見嬰兒之
珍其餅餌不噉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為何所失
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
為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願吾居之左右前後無
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僕一年而

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
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克安意挾一冊而披
之見古之高入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
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
所遺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修然為無名布
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
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
為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踈黨棄指議不
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
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克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

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超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
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
而予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
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
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
寓焉古今久近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
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
之下名余為何人哉而况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
辱之懷何足以空之以是為克安於元公之言可乎
不可乎且吾閣吾名之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

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常弦不可
以無識也豈惟翁自侑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王之居在州城之東隅曰臺池之秀林丘
之勝橫俯之以為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諗於予
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
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為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
然得之足以為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
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岩
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踞無

往來沙石為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
叫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蠢靜密而
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
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門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為
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為舞
偃者為吟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况於
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縞霖欲收維
署方壯潛居愁雷出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
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啟開牖而視之則蒼
雲扶踈清陰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然而修、謬、

已爽焉若游清冷之淵而食沅瀼之漿矣當此之時
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咲傲
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几乎
得之矣今天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
趨之耻清修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
戚榮辱喜惧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頽吾所以堅忍
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迂大獲顛而能止亦有
以遇於遠然之遇爽然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為榮於軒綬甘
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

名也必有洒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
與客同之遂以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芟峰之山
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
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異之曰噫
有是哉夫云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
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為清以
為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云豈其然乎且吾於
山頗知雲請為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為我

聽之蓋余之昔也嘗遠游倦歸而迷其鄉望然千步數百步之外以為雲皆在墟市井落也及至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郊陌藩攬及至郊陌藩攬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云弥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遠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遇以為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

之則以為在名物度数求之於名物度数而無之則以為在居處勤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数則郊陌藩攬之類也求之居處勤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数一取之居處動用力已精而見功已敏賢於常流何止萬一抑豈居處動息明伸登斯閣也澄觀及視疑思靜察一窓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中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虫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々何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辨不

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為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玉清西戶峰下對之若不忍畧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據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閑暇以問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為子弟於家俱倫類之不通而踈於禮而願潛於學少長涉世故懼憂奪之切其身

而願潛於德故為窩而揭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憇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為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狃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悃、以行其朴兮毋嘒、以為覺兮再歌曰主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

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主誠潛於德兮薄取以
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轉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
之右方以為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見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
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
其言簡而終不鮮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若樂榮辱
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
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
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

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
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為莊周列禦寇
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為高其說曰人壽則多
享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
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
馳騫貨財聲技狗馬宮室之區以肥耳目之慾余
以為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
中休、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
其外油、手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
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

必辭之以為高而二物不能為吾累此仁智之道也
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曾
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_々殊
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木
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嶼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
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
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
廬嘗並西築堂曰尋樂並堂為亭三前二後一可以
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東也而不敢忘姑
彷彿其大致為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為壽
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為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
以為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幾楹種芷若何雲仲曰
吾寡人未遑於是姑有托於騷而云尔余聞其言竊
有感焉盖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
為楚人飄蕩淺說之辭冀援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
食思其所佩繫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

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不能通解豈由湘
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
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然不知去吾
浙人無幾年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
為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克為科舉利祿
之後既以不賢之身爭得失於數千萬人喧呼之場
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干斗并之粟
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迺來形顏悴枯氣質變
化凡異時隻言片語所採掇於騷以為娛者油然觸
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

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
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閑壤頗欲規
數千百弓之地為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
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
江離杜衡蘼蕪宿莽蘭蘭蕙苗之疇猶可以類取惟

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芷曰芳香曰
葍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
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頌芷不難
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
咲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
晉右軍書縱筆擬為之所居山房之窓壁几格硯席
諸供具器物皆變、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而
介所從游以徵言於余、始聞而疑之以為集賢公
之房切近中朝既以文學為真侍從出又為賢二千
石摧強扶良拯飢溺與廢墜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
咏思之不志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
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
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為以用於世而人

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後動勞苦之以發
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疴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
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閑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
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千戈羽籥琴瑟數之類無所
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求
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懼不
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銅興而
士始以清虛為高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為
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姑真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
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

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為之耳豈惟右
軍今它人若皆如王敦却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
跡將棄唾不暇人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
盛之朝而據乎進為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
不當以右軍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
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為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社
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為余之期公與
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
為公勉焉

三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
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
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
能賦苟使為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
谷飲啜然泯耳何隱為余嘗與番禺吳熙載縱論
此事為之三嘆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

卷四

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紫林越翁為自其
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為塲圃癸卯冬
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為居游之墅
因而疏翎流之波以為地蒔秀蔚之叢以為苑而橫
一樓以操琴其顏曰清音樓之比為室藏書冊硯筆
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為堂深沉曠廓曰燕超燕超之
西為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
玩古東為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為二亭曰看雲取
風門之南為迳曰五柳橋曰雙檜而揔其墅之名曰
陶莊熙載既為名與其詩番易又多故家遺儒各皆

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為欢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
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迁而
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
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
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
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
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四岷峨風霜道踣之危若
猶未厭今而為詩宜有太史氏登取以絃明堂笙清
廟俟他日功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
徐與番陽諸老或遇客如余輩婆婆咲詠以償陶莊

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為高者多托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踪絕俗之士求超然成事物之表以為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為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詒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清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

易折而益西瞰瀟山之池曰蒙泉經營位置閑遠迥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後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為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轡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

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為京房虞翻郭朴可佗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畧為客言之而客畧為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王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為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為仙當在雲霄風

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棗葛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相所無之豢養而後為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恠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為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瓊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仲尼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難色而處之超然而於玉

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晉而為石也嘗有食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為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為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戴隱記

越之為州常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遂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趨也而江湖之士有遊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烟散朗之處而戴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大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勾踐常於此擇戴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為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戴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古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戴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戴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

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遠如承塵負屨凡山中之雲
烟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
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
廷吉於越中為故家清門自其先丈昌公以進士第
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
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
方謙然慕為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
墜賞日千萬人遇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
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
之至者無名而戴山之為廷吉隱亦將幾為廷吉而

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
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樵然如
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董然如柳
士師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
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
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
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為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
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為雲自無而有者為

霜為雪為電至於為冰極矣而皆冰也然冰之動而為雲人見之以為常而其為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之過者為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遠無則國無以為禮而史官書之以為闕且其為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納嚴至於使人惜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朽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

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遠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曰刻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之寡人有居兵衝而為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為公府掾一日暑積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為之哽咽及與仲彬游見其門庭繁修襟宇灑洒雖閭僮騎廝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鷄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材猷德量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關於

世之有無皆度幾乎吾之所取於水者由此道也他
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泮於民名揚譽洽疏淪澡雪
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
沆瀣以為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為醪醴嵇陵之居
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
清談雅歌懽游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
兩達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為山水掩
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下隣而居

久而精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
亦號師為文溪焉余嘗語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
者也而不害其為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
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為溪累而溪又議累予何
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
空虛混々乎與衆幻俱馳與群有俱休顧不可無食
也而擷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
杖溪雲而遊喜則籍溪石而謠吾取於溪若是足矣
而何知夫溪之為我々之為溪乎而何者為名何者
為累乎且吾以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

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驟騎出
驢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峰吳侍
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後所為
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後所為
跨溟濛泛烟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
是溪之左右前後汲々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志當
其盛強恨不疾鞭而走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
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々者乃獨得而專
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為衆人之所誨是豈不可為
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

是余聆其說喜師之道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
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
而文也遂據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闕江湖為室戶雲物為軀骸
丘壑為心胸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
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
者以有群也群而能安々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
一日遠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為拘此駭彼為孤
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

於其安而不迂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
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
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
念終不能以相忘而况循々然者乎東平樂居廷玉
清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
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
之不能余嘗閑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
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居也吾家自
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
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

水之委流其聚有波池塲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蚕
釣戈菱荷榆栗瓜菰之入其俗有宗姻鄰鄙歲時伏
臘游眺讌歌之娛自吾來南北事遂廢每好風佳辰
未嘗不矍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々
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
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
君子時中之象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
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
者謂余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諸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卷四

宣之為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為勝而鰲峰巨州之東南於山為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烏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為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超集於檻席之下余為之咨嗟咲咤以為茲山固造物者故而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

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為玩悅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殊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羸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綉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烟迤為丘墟異時衣冠鍾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虫過鳥相與窺游聽承於剝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

於是余聞其言中心修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
仙種而是時陵湯琴喬諸仙翁之迹徃而在法師
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墓記

剡源中枝山之墓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
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於仲
冬二十八日附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為穴五後壁
三用鬼道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
穴為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二外曲角如員形內皆
甃結磚擲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附焉余家

初絕貧來掄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
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
黃濫費鄉隣姻友莫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得
以成葬又古禮士墓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
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
於事又江南山桐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多者
惟以碎墼隔分左右中枝之附穴不先甃結則後不
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人不
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貲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見
童婦女之稱譽以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

史狗忌禍福之說緣之而人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
葬又鹵莽知後有當附而不豫為穴至於臨時穿
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為可恨之故為記以戒吾
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有之人或疑為余以為神仙家奇
詭變化之跡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
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併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
神仙者王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
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為貴嗟夫世

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
為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蠶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
爵姑取荒遠一微僚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
辛苦專欲為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豢養之慾
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易
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為葛翁所波里人葉士心墓毋
於其勞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按
以為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
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為丹泉之歌
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是類者

耶余惟士心方為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為控弦擬彈斲斲規割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躋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為知言因以為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羗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扶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

一王披掌倨語負皮頭帽如鉢項組鉄下垂至籍皮服衣裘牛脚鞞胸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歛袂受事一奴戈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双鞞如縷皮裘玄鞞微解交手接膝一奴布韜髮餘垂獨鞞宋裘玄鞞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弥羅國也一王烏毡冠如首上標白犂牛尾旁躡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屨鞞與王同而紺鞞一紺帶素襪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歆歸國也一王二奴皆重髻王白

皮裘黃毛鞞坐而倭指數曲奴青襦黃屨者拍手為
尸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
眙衣皆及項者又兜項之西千碇國也所籍皮或毛
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皜或紅波人物膚肉溢
生紙面頤揖向背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宴然如生餘
器藻屨精潤功參神見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
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諸知當時事而當時
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羗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
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為國大體正不必當
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

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乱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
室玉帛魚肉朴賴而能不害其為生誠可比於不雕之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
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為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
為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為死生之道如晝夜佛
氏專於無生為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為
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
而死則不徒死為有晝有夜其歟而不能一途來

驅、五十年科名利禄出入是非之関兵革飢荒呼
吸存亡之岐可謂沉酣饜飫心歆休而迹不寧者數
矣乃始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為其
學見其道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
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
者為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
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灯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
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為之宮室焉而束之
於躬為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為之鍾鼓焉而震之
於耳為之梵呗焉而嚴之於口為之芬香焉而盪之

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為長明之灯焉而洞之於心情
爰周流中外融初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
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
特來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
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
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
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為吾宿
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
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
書以似之因而為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已置紛華勢利為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嚶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為勸群千萬人排之不為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為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鼻比塵尾瀟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

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自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為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為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群聚而合誦焉既而嚮之者滋廣乃裒貲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百湏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迄三年五月而今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頌反待區區之言而傳者然余困日久目為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為登載歲月本末而

畧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貨
主氏禁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
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地則必為見究明當美
瑰怪不一之相於岩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
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
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弥
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洵湧絢耀珠纓綉幌纏繞爍
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王君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

官李主驕倅祇度緇素蒼繻同曠異眇駭駭驚但祿
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
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
去妄想而不趨惡為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
天性清穆於朝廷為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
山海震動詢灾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按行之處
抱馬足投牒訴寃者日以百數人、得吐氣去非誠
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以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
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
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著龜動手四體云、故至誠如

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晉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
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
以為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
而求文於余、曰予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
以吾之說乎則大咲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
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
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
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壞泛陂澤颺馳

而來霆突而奔雲蒸雨盈者海之弥漫衍溢而非可
以為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沉然而不可得前舒
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歛藏消縮而不可以為
損也非徒有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為物澄清
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淫
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燥之以陽
鳥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痴魯如
敵無所不為也如無所為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
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
損則併益而志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

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
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辦矣。凡吾子之所自名，
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贊矣。始為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之為輔道勝，則物之助我者多。此
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恠儒生談
幽明之事，凡非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
故而胸臆決之。蓋上古鴻龐之初，蒙傲方相之徒，固
憧々然白晝與人並行於塗，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
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詛祝，其於鬼

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
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詞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
宗元徒橫山廢材，增劬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
左右而書來剡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即北方玄武神，
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從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
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為人時先修道，
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
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
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
竹溪公之父弱冠遊錢塘，過黑衣道人於蘓堤茶肆，

坐間玄論鋒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秘法時
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
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額
禱湏臾有白蛇蟠瓦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尤未以
為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
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铁皮鉄褲鉄團圓句年歷八
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
行天門市中贈言弥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祀無忘
灵旂英槩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克而其橫山之
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

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此其沒也
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晷炊而竈神見祀
之黃羊子孫曰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為隱
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構於臘
精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
之者豈多非然耶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
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為董氏書之是為記
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菴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之陽其支之聳曰菱湖

其滙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蒼潤處士徐翁之
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為之丘壠曰吾異日
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為之廬舍以
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
瞻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畧備而一日請名於
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
以無媿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
而天命得被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
休故為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裸葬列伯伶之荷鍤
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苟可以用

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閔洛諸儒之說以為人
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
順死幸而無奪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
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
出曾參易大夫之簣而始自安以為得正而斃余家
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托風雨何
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預備為之欣嘆自今以
徃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興子
弟使菱塘之菽樓為鸞鳳錦溪之瀾躍為蛟龍庶不
負余之言哉

西原庵記

西原庵創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是翁師之塔在焉
是翁師諱德麟字是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日
西峰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為師稍長縱游
廣叅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遂至慈溪龍山三年
次芦山六年次昌國晉慈八年撤晉慈一新之次奉
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
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闍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鎮
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
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既用天竺

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
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為西原既而其徒之長
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私力增買山麓招塔疆
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祀若祝釐報本
之事是為西原庵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一塔以濟他
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附定於
其間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庵以助饋
粥香火之須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庵立籍使其子
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度幾可以堅久
不壞而今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淪喪清萃竢然耄

哀盡力於西庵不少懈情願其嗣惟如紹歆以西原
之事傳如紹而未請文日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不
死、則無復可念此世、達人皆知之而况於學道
者乎然為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愬故為之蓋藏為
之展息為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
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情
潔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
世而宗不遷文華未繁而侵欺爭奪之訟不興後之
昔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
教蓋繫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氣益衰吾觀於士者
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
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興施乘馬悶悶然思

更之至擇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其禍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攘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群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為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惧而圖哉會稽唐氏為東南聞族譜謀絲牽繩連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人矣其遠祖通

議公之塋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于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以間壤蕃之久而知為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洒掃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為寫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汰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復故物而光先猷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還券能下勢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

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為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隴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計以余之嘗學禮也書來請文以繫於碑陰迺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昔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為諸公酣營山林沉澗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烏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為則好義之士又有為之裒

工穿礪致鏹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為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冰截水磬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俠敷山而躡敷山之前蒼峭再連圭起簷伏望而知為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是子敬欲窺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

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
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為壽藏而築
室讀書於其側耕渙以給口藏脩以養休詠歌以舒
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
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
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
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
君亦用是賢、予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
剋厲議成而言慮言而勤其不負敷山審矣然則曹
君不為傷義子敬不為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

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
兼金束帶問塗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一
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
為慙姑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
式曹君名元第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澄余刻
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為某年謹記

戴氏剋源張村墓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剋
源張村之長錫嶽山十八年為德祐甲戌而我祖妣
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附葬我祖考

府君兆西又十年為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前卒
嗚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
以為遠雖吾亦以為遠也今脫死持室身來得與汝
等同蘆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弓
之壤總足以為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贖錢而易諸
隣繇違今計之為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
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
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
壤之未完心猶歎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嗚之日吾
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允允顛折下蛇行數千

步而属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
庚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為瓠藤曰天
厨壘之右又從庚顛分垂高支披之蓋長以抱長錫
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厨齊如二
肩垂支加高而長綿、延、其將停也廻岩峭壁駐
于良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厨之間巉澗沙磧不堪往
來有役于山者往、取裡冢下儻幸而盡有其處嵌
者為樊夷者為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
可為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柰何願吾家有壽種
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

吾耳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泣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尔不祥乎蒙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厨罔不畧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為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

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為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諭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知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張村吾欣其名惧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而覩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菑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

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
假我令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
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
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
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祔
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
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
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
其事梗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二月朔
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墓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
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閩河
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
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
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
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
橋山九府君之墓據橫拗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
十五府君之墓臨低拗面右謂之畫龍穴也惟十三
府君迷其墓當在衆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

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為仇村戴氏
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為花園戴氏祖又次
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約亦面
右為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
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頌氏
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姓寬良長者嘗以
衙前後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鬪訟與譬釋勸諭而
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
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墓有崇阜左
拱水萦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頌揖皆

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於是表元為高祖次諱
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十府君居
小方門西宅為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
居小方門蓋西洗馬橋為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
主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
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
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
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為曾祖以六月十三日
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
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塾青塾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

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
周將為犂鋪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謀何以自贖九五
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
三二府君諱汝明字淑晦是於表元為祖始去小方
門別居方郭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
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
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為待補大學弟子員一人九
八府君之長子萬十九府君諱杰字熙仲又字良英
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
温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

君諱杰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
謙四府君諱頤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
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群譏出婿于鄭夫
人夫人善父先主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
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
警又嚴先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
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丙寅十一月二十
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
戌八月十二日剡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
十六府君諱滌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

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
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
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
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
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
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
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
君諱頤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
廿一府君諱湏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
三子為仲文後兵燬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

二里榆林尋奉二父塋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
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
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迁焉表元因
念為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
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拆前書房鳴鐘會食縣
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
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
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大學上
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大平倅七九府
君諱壽字良父大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

纔自表元得通家展叙龍潭墓有山祖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餽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飴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為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技居黠崎者榮一府君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唐戊大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為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復小方門特奏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

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為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糾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盡所親聞登載簡冊以示吾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莖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

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無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彈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錢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閑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為古來名蹟則為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

敞扉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適之蓬蒿没入猿鼯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尋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衛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為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為

常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慕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鍾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慕之時亳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為致永隆仁和之由為頃嬴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為畝嬴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為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為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為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為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賴祖賢其人又為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

者為畝嬴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桂君益成之為畝嬴二百山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為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為仙人翱翔是山中而後為樂誠使憂患不如毀譽不至得為昇元之後探是山之毛以為衣挹是山之泉以為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至今道家言神仙崇志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潛

然憂世無慘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為若將憂人之憂而自為者樂手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也緣飾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高魏氏台西澗陳葉氏合二族為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聯昭穆班拜齒生上不誣其祖不沒其親如秦漢前分注別籍而相展叙者禮有緣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類哉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

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程夫人之父禮無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為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為饒裕既長適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嫺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改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享先廟邵頷深念憂形顏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携諸甥婦寧見原憲方亂竒之曰必以是為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婦程氏

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媾辭明年程郡
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言以童
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德八
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閱歲即高竒塲邵夫
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鋪設種蒔布植
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克祭荐守護之費初
醴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
其地則發醴陵并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
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曰名亭漾泉中都官
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

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伸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
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疇昔所常倦於緣情
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
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云蒸霧
瀟他日軒車駟馬修宗合譜於高之亭者繫之百
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
闕闕附焉蓋皆漾泉之餘澤也即其年十二月十日
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鮎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

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因盤枝彼為大小橫山蓬
島安岩馬鞍龍髯珊瑚墟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
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土人目為鎮山頭若與鎮亭
相道尾者自此外薄為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
前於構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為對既而掖之以
為右三易而負之以為背趨迎按據始與山稱寺之
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寺
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為開創第一祖而不
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堅師一徹而新之
惟大殿為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燬

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
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
音自在像漸可以完復舊觀而森師逝已且二月
隣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
于是正師劬勞樽節而重興之以戊戌冬建庫院
又二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見臺門長者天台
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厨馬溥建大釋迦像
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禳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
不具備寺之田產羸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
百畝慶元元年曇彥師始於寺東青山西捍海成田

得若干畝繼而妙堅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
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千畝有奇以克
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鍾寒暑鼎鉢纔成叢林而後
協贊碩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及是耆宿文采
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
求文以為記一正師之居號蒙泉奉化洛渚吳氏子
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為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
道寧法師華亭西岩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盡思蘭
若奉乃祖彬師、逝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
年逝以丁未正月定祔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

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為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
以慈恕蓋狀之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
人種椀林燒丹洞靈臨接踵而有竊以為四方之事
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簷筵扉復之所不及固
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
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閑徒或尋靈運穿山之蹤
繼興公登隆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憚以文為之先
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畧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

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夷扈衛偃
伏行道之人皆以為宜棲禪林梵坊而有領會之者
余近過其地則風煙林莽間朱碧暈煥鍾魚有聲問
其庖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構
曰剏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帑
層庖福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
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為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
薪者通為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之靡費可不
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
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

業宏心精而慮以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
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
憇慕於心故遇事往々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
江湖之交多閱於土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為而
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為鄉里毛氏子
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為僧曰清瑞思師
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愛命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
營之資曰他日我老自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
庵未成而邵氏歿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
之為助郵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老卜師

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靜山師以菴籍
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總什一非壞於故家
子孫則同門僧扶強懷始以破蕩之遂以公櫝上聞
乞易菴為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
存凱風之恩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
曰自端其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
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刹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岳林西雪
竇二刹相望六十里脩溪隔之峻嶺矗焉或值霖潦

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予為兒童時聞患此
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刹之中日峰之西南有法
華接待者建屋庖儲饘餐以為行路之憇食又二十
年過之則前鍾後奠左中右鉢崇殿修廡層軒復院
騫高聳躍我、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
僧前後二師者實為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周前
師於時滋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為之
捐糧以補竭資力以創施久而途乎遠悅輸助恐後
遂卓其趾為唱法之堂為炊饗之庖為偃勞之室既
而二師薨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

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歿力憊求後師于臥榻側瞠目囑以吾二人握空拳為江湖豎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為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備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与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脯百需之費亦不暇求外而洽於是畧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

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惧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索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為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為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為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顰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為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必有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而後仁稱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
期則謂五百年有必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
任之者復安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
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
齟齬什有八九為二師之後所笑無足深恠二師皆
居鄆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絃金谷室相壽五十有五
後師戎氏受絃城南能仁夭壽七十有五藏骨異
塔合亭在法章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記

